

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典型

——论《史记》中的项羽形象

付 乔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摘 要】项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浓墨重彩描写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项羽形象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体现着社会人生的本质,他是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典型。透过项羽的文本层面,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身上饱含着作家的深情,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观照,项羽是戴有“人格面具”的人物。

【关键词】项羽;典型人物;性格悲剧;人格面具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3-0025-03

经过秦朝末年的社会大动荡之后,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6年建立了西汉王朝。对于这一段历史,司马迁在其卷帙浩繁的巨著《史记》中给我们作了全面而真实的展示。《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在史学上开创了纪传体的编史体裁;作为一部同样伟大的文学作品,其见证了人物传记的正式诞生,标志着传记文学首次登上了文学的舞台,显示了汉代史传的辉煌成就。

《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出了各种类型的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历史人物在其笔下变得有血有肉,各具特色。所有这些既与司马迁丰富的学识,曲折的经历有关,也与作家独特的审美视角和特殊的人格有关。项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浓墨重彩来描写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的形象得到了较好地展示,而且由于《史记》创作中特有的“互见法”,司马迁在塑造其他人物形象时又丰富和发展了项羽这一形象,作家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创作态度,最终实现了对项羽完整而全面的形象塑造。下面我们就以《史记》中的项羽为个案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一人物形象。

一 项羽是《史记》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所谓典型就是再现型艺术的高级艺象,它主要是指优秀艺术作品中的物性形象。”^[1]典型人物常包含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具有独特的性格,能引起人感情上的强烈共鸣。《史记》中的项羽就是一个文学典型。因为项羽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体现着社会人生的本质。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作者一开始就将项羽置于秦末陈涉起义的历史大背景下,由于项氏家族与秦有世仇,这样在大动荡的历史横断面中,家庭

和社会赋予了他不可推卸的责任,项羽“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2](P338-339)}项羽一出场其命运就与历史纠合在了一起,其形象就具有了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不给人以孤立之感。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作品按时间先后组织材料,尽可能写出项羽一生的立身行事,并对项羽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和描写(类似人物雕塑中的全身像),详尽地展示了其纷繁复杂的性格。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说:“‘言语呕呕’与‘暗噁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嫉贤妒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3]这样的个性刻画,伴随着生动的故事和传奇色彩的描写,另外再加上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多种写人手法,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给人以巨大的艺术感染,以美的享受。在先秦两汉为数不多的文学典型中,项羽以其所包含的深广历史内容和独特性格理应占有一席之地,他是典型环境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二 项羽是一个悲剧性的形象

鲁迅先生认为,所谓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毁灭给人看”。^[4]项羽作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典型性还在于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形象。尽管其悲剧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但是综合起来看主要是其性格的使然,故项羽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与西方莎士比亚所创作的性格悲剧比较起来,项羽的性格悲剧既与《哈姆雷特》、《麦克白》、《奥赛罗》等有某些相似之处,还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还有中国文学作品中性格悲剧的民族特色,因为文学毕竟还是

收稿日期:2012-05-18

作者简介:付 乔(1979—),男,湖北房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及古典文献学。

有民族性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必然会打上该民族的烙印。项羽的悲剧一看就是属于项羽的,它不会是哈姆雷特的,也不会是奥赛罗的,更不会是麦克白的。可见,司马迁在塑造项羽的性格悲剧时是匠心独运的,这就是太史公的高妙之处,文学的魅力也就在于此。

亚里斯多德说:“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5]所以,我们要透视项羽的性格悲剧还必须从具体的情节入手。项羽一生靠“力征”得天下,也只因靠“力征”又失了天下,甚至丢掉了性命。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刻意描写了“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三件大事,不仅能把秦汉之际关系项羽一生成败以及历史转机的关键事件告诉读者,而且还把项羽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形象地展示了出来。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认为:“《史记》一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会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在此数段耳。”^[6]

项羽的性格是多面立体的,充满着矛盾性,他是一个处于分裂状态中的人物。在“钜鹿之战”中,各路诸侯虽派兵救赵,但都畏缩不前,更没人敢冲锋陷阵,以解钜鹿之围。面对懦弱的宋义,项羽表现出了勇猛果断的性格,杀掉宋义,“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2](P307)}项羽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和非凡的军事才能赢得了胜利,让诸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2](P307)}这些充分体现了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风貌。

纵使 he 足智多谋,而且也极具有勇力,可在“鸿门之宴”中,与老谋深算,精通权术的刘邦比较起来,无疑还是相形见绌,其性格中的刚愎自用、短见少识也就遗露无余。首先,他粗心大意,麻木不仁,轻率地就将自己的耳线泄露出来,断了自己的耳路。其次,在宴席上,他骄傲轻敌,刚愎自用,错误地置谋臣的建议于不顾,空有妇人之仁,最终放虎归山,给自己的覆亡埋下了祸根。在与刘邦的对照中,项羽性格的悲剧性激增,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接着在“垓下之围”中,项羽处于分裂状态中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史记》在“垓下之围”中,不仅描写了项羽的英勇善战,死得悲壮,而且也刻画了他那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一面。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当处于困境,进退维谷之时,尚对虞姬关怀备至,一往情深。这与刘邦在危急时可以舍父亲和妻儿于不顾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了其至情至性的特征。正是因为有这

一性格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项羽为何没有在鸿门宴中杀掉刘邦。他不愿意而且也决不会杀掉一个已臣服于自己的人,因为这对于一个自负勇力的人来说,无疑是贬低了自己,充满霸气和仁义的项羽决不会干这不仁不义之事,这就给了刘邦以可趁之机,所以项羽负于刘邦关键在于性格上。他处于分裂状态的性格注定了他是悲剧的结局,而历史也正是这样。在败亡前,尽管项羽威风八面,“溃围、斩将、刈旗”,^[7]但他毕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那只是永不服输的性格促使其进行的回光返照似的挣扎。自尊、自负、自傲的项羽除了自己结束自己外,他已无路可走,但是毕竟死得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其刚中有柔,柔中有刚。

总览项羽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其性格中既有粗豪的一面,又有柔情一面;既有直率的一面,又有幼稚的一面;既有残暴的一面,又有仁义的一面。他永远愿意与别人处于平等的位置上较量,但是又永远不会被别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较量。他勇而少谋,却有刚愎自用。这些都是处于分裂状态中的两个极端,但在项羽身上却硬被扭合在了一起,这样项羽便永远处于人格的分裂中。在与外界生存状态厮杀的过程中,其性格自身也在厮杀,而且其自我的厮杀常会左右其与外界环境的厮杀,这一分裂的性格必将会“把人生的有价值毁灭”,从而形成悲剧。故项羽是一个悲剧人物,其悲剧主要缘于其性格,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三 项羽是戴有“人格面具”的人物

根据荣格的“人格理论”,我们不难发现项羽其实就是一个戴着“人格面具”的人物。^[8]因为透过《史记》的文本层面,我们很容易能够感受到项羽的身上饱含着作家的深情,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观照,项羽身上有着司马迁的影子。《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自身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他在这些变故中表现出了伟大的人格,他忍辱书写《史记》,必然会在《史记》中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在项羽身上就折射出这种理想。项羽是一个自尊型的人物。所谓自尊就是人对自我尊严的意识。司马迁所肯定和赞扬的具有自尊型人格的人物,不是有一般的自尊心,而是有强烈的自尊心,在自尊心受到伤害时,主体会作出异常激烈的反映,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不惜自己的生命。项羽是个失败的英雄,他本可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也未可知,但他最后没有渡江而自刎了。他死的理由是: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这是一种惭愧的心理,是一种道德信念,更是英雄自尊心的表现。司马迁又怎不是这样的

呢?他在遭受宫刑之后,含垢忍辱专心于《史记》的写作,他一方面写出了自尊型的人物,另一方面又是在书写自己的自尊,而项羽无疑就充当了其自尊理想的代言人,项羽身上罩上了作家自尊理想的光环,于是项羽便戴上了“人格面具”。

另外,从文本看,项羽分明是一个失败了的历史人物,但是作者却将其放在了“本纪”中。按照《史记》的体例,“本纪”是记载历朝帝王活动和重要事迹的。项羽虽然不是帝王,但他在秦亡汉兴之间,曾一度发号施令,是当时反秦力量的主要首领。司马迁把其写入“本纪”,目的在于一方面肯定项羽这一形象的历史作用,表现了作者尊重客观现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修史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

了他对项羽的敬仰和偏爱,在项羽身上浓缩了作者的个人情感。项羽这一文学形象体现了作家的审美观照,蕴含着作家的人格理想。在“人格面具”的遮隐下,项羽形象反而更具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总之,项羽虽然是失败了的英雄,但是人们并未就此而否定他的价值,他成了力量的象征,成了文学中的“强力原型”。项羽在人格的分裂中“毁灭了人生的有价值”,展现了人性的悲剧美。这一方面让人扼腕叹息,另一方面也让人产生共鸣,从而生发出强烈的悲剧震撼力。作为一个在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典型,项羽后来成为了许多文艺创作的素材,这反映了《史记》在古典文学造型艺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曾庆元.文艺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5]亚里斯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6]郑燮.郑板桥全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6.
- [7]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8]武斌.现代西方人格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Typical Tragedy Separatist in Struggling

——On the Image of Xiang Yu in Shi Ji

FU Qiao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shui, Gansu 741001)

Abstract: Xiang Yu was carefully written to describ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 in Shi Ji by Sima Qian. Xiang Yu image contains a broad and deep historical content, embodying the essence of social life. He was a typical tragedy in struggling. From the text, we can easily find the full affection of the writer, including the author's ideals and aesthetics. Xiang Yu was a character with personality mask.

Key words: Xiang Yu; Typical Character; Character Tragedy; Personality Mask

(责任编辑:张俊之)